

中國天主教：

忠於信仰，熱心服務

林瑞琪譯

（編者按：負責釐訂每月祈禱意向的全球天主教祈禱宗會，把今年十二月的祈禱意向定為：「為使所有中國天主教徒能與普世教會團結共融」。因此，教廷萬民福音傳播部轄下的《國際信仰通訊》於今年十一月五日刊出了以下有關文章。）

今年及最近數年間，為中國天主教所舉行的紀念慶典，一再吸引傳播界的廣泛注意，亦引起文教界，特別是宗教界方面的積極回應。中國天主教，處身在逆流及較前開放的情況中，正不斷成長，充滿活力，因而日益受到關注。

中國天主教的歷史性慶典

在一九八六年中，中國天主教有兩項週年慶典：四月十一日，紀念中國聖統制成立四十週年；十月二十八日，則紀念近代首批中國主教祝聖六十週年。該次主教祝聖禮於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殿由當時的教宗庇護十一世主持。

一九八五年四月八日，是第一位中國籍主教羅文藻晉牧三百週年紀念。台灣中國主教團於去年五月五日，予以慶祝。

一九八二年，為慶祝利瑪竇神父來華四百週年，一連串的文化活動及宗教儀式，相繼在各地舉行。

推動培育本地神職和牧者，常是教會所最關心的事，對中國亦不例外。早在十七世紀，教宗格肋孟多九世及格肋孟多十世已清楚肯定，所有前往中國傳教的宗座代牧必須把培育本地神職視為首要任務，俾本地教會聖統制得以建立。

開放跡象

中國政府對外國政府及組織實行開放，

也包含對宗教方面的開放。我們不難看出，中國政府對宗教（包括天主教）的價值和貢獻有了較深的了解。不過，要評估中國對宗教的開放程度，即評估中國政府所要給予的宗教自由的程度，尚非易事。因為政府對待教會，在不同場合有不同的態度和表現。一方面，似乎教會已漸漸復甦：教堂、修院、修女院陸續重開；被監禁二十九年的上海龔品梅主教，於八五年七月三日獲釋；政府容許更多神父、主教、樞機主教及一般教友到中國訪問，例如：亞洲主教團協會的五位成員在一九八四年曾往訪大陸。此外，政府亦容許中國天主教人士出外訪問，而國內教堂亦常見擠滿信友參與禮儀。不過，另一方面，強硬鎮壓行動亦屢屢出現。一九八三年十二月，耶穌會朱樹德神父死於勞動營中，七十六高齡的保定范學菴主教，在長期監禁獲釋之後，於八四年再被判監十年；而據可靠消息，八六年五月底，公安人員拘捕及監禁了兩位神父和兩位修女，指控他們在教友家庭中培訓修生及修女。此事發生於石家莊附近的橋寨鄉，該地區位有四千多名教友。

在中國西北省份，仍出現肆意拘禁神職人員的事件，與官方所強調的宗教自由精神難以符合。

至於所謂的「愛國會」，則只是天主教友的一個小組織，亦是政府與教會之間的一個媒介，但動向尚未明朗。

新的活力和發展

令人感到欣慰的事亦不斷出現：在中國，歸依天主教人數及教會的活力，都有長足的進展。

按一九四九年的統計數字，全中國有三百五十萬天主教徒，一百四十六位主教（其中包括六十位中國籍主教），五千七百位神父（中國籍佔二千七百位），七千八百零六位修士及修女，其中半數是中國籍。

據最近的官方統計，教友人數大致與過往相同。要在今日中國進行一次可靠的信友數目統計並不容易；但從與中國信友的直接接觸，及經由往訪中國的人士所得的資料，教友實際人數應比官方所舉列的數字為多。而很多人亦確信中國教友的數目正穩步增加。

北京總堂主任石玉琨神父在訪問菲律賓歸來（他對此行十分滿意）表示，北京教區現有教友三萬，神父十位，修女二十位，修生二十名；他亦提到，教區所面對的最大難題是宗教場所不足及神職人員短缺。在他的堂區，一年之中約有三百名成人領洗，二百人領受堅振聖事，他們大多是年青人，以往在家中未有機會學習要理。在這所南堂，約有百多對男女領受婚姻聖事。而北京傅鐵山主教在接待到訪的一群法國人士時強調，基督徒應在社會中成為「人間的酵母」、「地上之鹽」。他又表示，必須使中國基督徒的訊息逐漸深入中國文化及中國社會中。

上海徐家匯教堂主任連國邦神父在接待同一班法國訪客時表示，在大瞻禮日會有約六千人聚集在宏大的聖堂裏參與禮儀，其中有工人、農民、教師及醫生。

去年聖誕節，一位在中國的神父寫信給香港教區聖神研究中心的負責人，說：「我因兼任兩間聖堂職務，比較繁重，尤其是兩堂慕道人員均在農村，各有八、九百人以上。每逢主日，不論遠近，不管有無神父在堂，均來堂學習教理，此種熱忱，真是動人。」

很多這類消息提到年青一輩對宗教及對天主教感到興趣。同樣，亦有很多消息談到，第一代教友所作出令人驚訝的生活見證，教會有驚人活力，教友人數不斷增加，亦有大批人歸化，尤其在中國某些地區，比如在東北省份，獻身修道的聖召，特別是修女聖召，十分衆多。

對文化、對文化價值的開放，是中國所進行的新政策的另一個時代徵兆。在文化方面，包括在宗教價值方面所進行的交談、接觸和合作，如果出於誠意的話，必會邁向正確的了解、互相的尊重。因此，了解事實及認識文化，會促使中國人民與教會互相認識及諒解，帶來最佳的前景。而事實上，在西方人之中，是天主教傳教士首先以讚美的態度接觸了中國及中國文化。此外，教會為服務全人類所有民族，一直努力推動人類文化各方面的平衡發展，作出重大貢獻，為人類的永恒命運提供展望。教會已表示過，樂意

與一切民族進行科學及文化上的交流合作，當然亦包括中國在內。

今日中國人較以往任何時期都更注意宗教價值。今日的中國青年都希望更深入了解福音。無論是教友或非教友，不管為自己或為傳揚福音，他們都渴求書籍，特別是渴求那作為天主教文化根基的聖經。

與普世教會共融 既是權利亦是義務

中國教會神職人員及信友與普世教會及與其元首教宗的共融，是這個亞洲大國政教關係中最棘手的問題。

這種共融，並非由於教會或教宗的非份要求，而是基督所立教會的一項基本要素，亦是教會本身的特徵。教會不囿限於任何特定的國家、文化或時代，却服務一切國家、文化或時代，因為教會要幫助人找到人生目標。

因此，正如在其他國家一樣，教會在中國亦必須與普世教會及與教宗共融。只有這樣，中國天主教會才能既是真的教會，亦同時具有中國特色。

印度 CUTTAK - BHUBANESWAR 教區蘇沙總主教，在參與亞洲主教團協會代表團訪華後表示：「我深信中國教會極願意與普世教會復合。我認為我們應盡力減輕某些歷史事實所遺留下來的困難。我深信，這是對亞洲主教團協會的一項挑戰。」

使中國教會與普世教會及與宗座建立一種充滿活力和有形可見的共融，是宗座及萬民福音傳播部所關注的牧民要務，也是台灣



中國主教團以至普世每一個地方教會所關注的任務。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於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致函全球主教，邀請一切教友為中國教會的兄弟姐妹祈禱時說：「我的前任者庇護十二世、若望廿三世、保祿六世和若望保祿一世如此深切關注中國教會，我在教宗任內亦會特別關注，不會間斷。」

教宗邀請信眾為中國教友祈禱，使他們能與普世教會建立可見的共融，他說：「祈禱能藉天主的仁慈，求得恩寵、光明和力量的力量，使中國教會能與耶穌基督的『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有可見的結合。」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九日，教宗向到梵蒂岡述職的台灣中國主教團講話時，強調同樣的訊息：「這個我所熱愛的教會，無時無刻不記掛在我心中；我每天懇求聖神，希望在排除各種障礙之後，他們享有及表達圓滿共融的時刻，會早日來臨。」

「目前，我們能做的工作是為這些信眾祈禱；使他們能夠在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的共融中，深切而活潑地體驗到自己對人類救主的信仰，領悟這教會在伯多祿及其繼承者身上，有『眾主教及整個信眾團體的永久而可見的統一中心和基礎』（教會憲章 23）。」

萬民福音傳播部代理主任賴恩總主教於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九日，為中國教會舉行聖祭及講道時，表示對中國傳來的訊息感到憂傷，因為「沒有顯示中國教會將與普世教會及與基督在世代表共融的跡象，而這共融原是天主教徒所不能或缺的要素。」

「相信他們會了解，也着實必須理解，基督的國度並不在這個世界，它不是一個政治勢力。所有理應了解的人都會明白，教會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是外人；藉着與基督在世代表、伯多祿繼承者的共融，而與普世各地方教會緊密結合在一起，這並不是有違公義的干涉他國內政，而是一種精神上的結合，是信仰上必須且不可替代的連結，這樣，才能將所有基督的追隨者連結在上主的教會內。」

台灣中國主教團，於一九八四年發出一封牧函，堅持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及與教宗保持必須的共融。

他們表示：「『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從宗徒的時代，散佈在各地的教會就彼此連繫……」

「中國教會傳統地常與教宗連繫、保持從屬關係，這是我們的信仰……」

「在非常的時代，當事實上中國主教不能和教宗連繫時，主教們有許多自主之權，可以臨時自決，然不能公開否認教宗，破壞自己的信仰。」

「教會和教宗的關係為信仰的連繫。」

因此，在目前的種種特殊情況之中，為教會的共融祈禱，是刻不容緩的要事。

